

有华人的地方

· 珍藏版 ·

就有龙人的作品

独战天涯

龙人 / 著

(上)



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
21st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
全国百佳出版社



龙
人 / 著

独战天涯

(上)



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
21st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
全国百佳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独战天涯:全2册/龙人著.--南昌: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,2017.12

ISBN 978-7-5568-3241-5

I. ①独… II. ①龙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89907 号

独战天涯:全2册

龙 人 著

责任编辑 敖登格日乐

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

(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25)

www.21cccc.com cc21@163.net

出版人 张秋林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

版 次 2018年5月第1版 2018年5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710mm × 1000mm 1/16

印 张 30

字 数 292千

书 号 ISBN 978-7-5568-3241-5

定 价 98.00元 (全2册)

赣版权登字—04—2017—894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-86524997

目 录

第一章	无名小子	1
第二章	套中之套	25
第三章	隐世之雄	50
第四章	奇师怪徒	81
第五章	飘荡江湖	104
第六章	古镇遇险	129
第七章	魔赐姻缘	154
第八章	天机绝学	181
第九章	神秘之教	211

第一章 无名小子

枯水镇中名气最大的是谁？枯水镇人最害怕的人是谁？

都是韩小铮，十五岁的韩小铮。

韩小铮像野草一样成长着，他那老得像他奶奶的妈妈根本就管不住他。他爹在他七岁那年的一个夜晚喝了二三斤老白干后，瞪着红红的眼对他娘说他要闯关东，要在那儿挣大把大把的钱。当夜，他便去了，一去便再无音讯——也许真的发了，也许死了，谁知道？

对韩小铮来说，他的爹模糊得像一个简单的符号，所以这事对他并没有多少影响，何况，他的小伙伴也不敢像嘲笑别的没有爹的孩子一样嘲笑他。

他是韩小铮，连大人都头疼的韩小铮！

他的锋芒在他十岁那年渐渐显露，除了因为年纪太小不嫖之外，他什么事都做，而且做得就像一个天才一般完美。

韩小铮第三次进“顺发赌坊”时便开始赢钱了，而且一发不可收拾，到后来，“顺发赌坊”的掌柜看到韩小铮到来，小腿就不由自主地打哆嗦。幸好韩小铮不狠，他每次只赢十两银子。

当然，他还偷鸡摸狗，他家屋子后面有一片竹林，竹林中搭着一间小茅棚，谁家要是丢了只鸡或跑了只狗，到这小茅棚转转，准能看到鸡毛或狗毛。

当然打架也是少不了的。

仅凭这些，韩小铮当然无法让镇上的人害怕。让镇上的人头疼的是他那小脑瓜中似乎有永远使不完的鬼主意。他要是看谁不顺眼，过不了几

天，那人准得触霉头，偏偏让韩小铮看不顺眼的事又特别多。

憎恶他的人多，喜欢他的人也不少，每天总有几个他的簇拥者跟着他，呼之即来，挥之即去，对韩小铮是言听计从。

但他终究是个小孩，所以除了枯水镇的人外，知道他的人就很少了。韩小铮对这一点很不满意，他下决心要让更多的人知道世间有这么一个独一无二的韩小铮。

十五岁的人之野心比谁都大，因为他们正介于懂事与未懂事之间，在他们的想象中一切都应该按他们设想的路发展变化的，他们自信得近乎自负。

当刘大鱼一溜小跑过来告诉韩小铮说阿芸要嫁到花石城去时，他便对自己说：“机会来了。”

阿芸是与他一起光着屁股玩到大的小伙伴，不知不觉中阿芸就成了水灵灵的小姑娘。韩小铮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是有一点怕长大后的阿芸。从他十三岁而阿芸十四岁那年开始，他便开始避着阿芸了，见了阿芸能躲开就躲开，躲不开就吭哧吭哧胡扯几句赶紧就溜。

其实他挺乐意像小时候一样与阿芸呆在一起的，可现在他一见阿芸心就颤，鼻尖也冒汗。阿芸似乎已不是从前的阿芸了，她说话变得温温柔柔的，身子凹凸有致，还有一股好闻的味儿，韩小铮一闻，小脑袋就发昏。

阿芸要嫁人的事他早在半年前就听说了，当时他没把这事往心里搁，现在听刘大鱼一说，他便感到自己的心中“铮”地一声响，似乎是一根钢丝绷得太紧了终于绷断时的声音。

他道：“是……是……是后天吗？”

刘大鱼用力地点了点他的大脑壳。

韩小铮霍地站了起来，把关节压得“咔吧咔吧”直响，半天才说出一个字：“好！”

好？好是什么意思？刘大鱼不明白。

韩小铮看着刘大鱼道：“大鱼，你也不愿让阿芸嫁给一个没出息的人对不对？”

刘大鱼道：“她她她……”但最后他还是点了点头，其实他心里在想

这与我有什么关系呢？再说阿芸要嫁的人谁也没见过，又怎么能断定他就没出息？

但刘大鱼知道韩小铮需要他点头，他便点头了。

韩小铮踱着圈子喃喃咕咕地道：“花石城的人会有什么出息？既不会赌又不会打架，听说他们还喜欢去念书，你说这书有什么好念的？总之，阿芸去花石城就惨了，我不能眼睁睁看她往火坑里跳。”

他抓了抓后脑勺，接着道：“去把李子也叫来。”

李子的全名叫李子木，但韩小铮喜欢把后面的半截省了。因为他感到这样太麻烦。

以后的两天，枯水镇的人很少看到韩小铮的身影了，这两天他带着刘大鱼、李子木两人忙忙碌碌，一副神秘兮兮的样子。

没有韩小铮的捣乱，人们乐得清闲，谁也不去注意他们在干什么。

很快韩小铮了解到了不少情况，他知道要娶阿芸为媳妇的是花石城内的左家，左家是远近闻名的世家，有人说花石城内说话最有分量的不是知府，而是左老爷子。

娶阿芸的正是左老爷子的大儿子左之涯。

探明这一点时刘大鱼与李子木都牙疼似的倒吸了一口冷气。

韩小铮却嘿嘿冷笑道：“好啊，仗势压人，以强逼亲！我韩小铮路见不平，岂能袖手旁观？”

其实，左家在人们心中口碑不错，而这一次迎娶阿芸也完全是明媒正娶。

唯一一点不太正常的就是阿芸的父亲只是一个走家串户的木匠，凭左家的势力怎么会找一个木匠的女儿做儿媳？

但这也不是不可解释，首先阿芸那超凡脱俗的美貌就可以使左家抛开门户之见。

几乎整个枯水镇的人都在为阿芸找了这么一户人家而高兴，只有韩小铮闷闷不乐，他深深地皱着眉头，一副忧国忧民的样子，这与他稚气的模样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反差，让人看了不禁想笑。

在阿芸出嫁的那天，一大早阿芸家便忙碌开了，他们必须在对方的人来迎亲之前做好准备，许多街坊邻居来了，有的来帮点忙，有的则干脆看热闹。

以往，这种场面一定少不了韩小铮，但这一次却是不见了他的身影。

赵半成是个大胖子，所以骑着马这么一溜小跑便把他累得呼哧呼哧喘不匀气了，一张肥脸直冒油光。

正在这时，斜刺里一条岔道上过来了三个人，个子都不大，待走近了，才知道是韩小铮、刘大鱼、李子木三个毛小孩。

赵半成赶紧偏了偏身，想装作没看见便这么混过去，他见到韩小铮那张似笑非笑的脸蛋就叫头痛，心就发慌。

就在他要拐过一个弯时，却听得身后有人叫：“赵叔！请留步！”

是韩小铮的声音！

赵半成心中暗叫一声苦：“惨了，还是没避过，不知这小子这次又要玩什么花招。”

他当然可以一抖缰绳，装作没听见就这么过去，但他不敢。惹恼了韩小铮，往后他应付不了对方那么多层出不穷的鬼点子。

赵半成定了定神，调转马首：“是阿铮呀？你有事吗？”

韩小铮郑重地点了点头，道：“请赵叔借一步说话。”

赵半成在心中暗骂：“好你个小子，我年龄有你们三个毛小子加起来这么大了，却还让我过去！”

心里这么想，可脸上却不敢表现出来，他艰难地从马背上滚了下来，笑道：“阿铮，有话你就说吧，我……还得赶路！”

韩小铮似乎很惊讶地瞪了他一眼：“赶路？你这是去哪儿？”

赵半成道：“去花石城。”

韩小铮恍然道：“噢，去左家对吧？记起来了记起来了，你与左家是远房亲戚对吧？”

“说远也不是太远，左老爷子是我二嫂的姑母的外侄，今日是他儿子大喜之日，我也去凑个热闹。”

韩小铮一脸敬色：“赵叔真是个热心人，想必赵四婶子的病定是好了，赵叔才能放心出门。”

赵半成吃了一惊，瞪着眼道：“此……此话怎讲？”

韩小铮向前走了几步，道：“昨天中午我去替我娘抓药时，听到赵四婶子对药铺的白先生说让他今晚再去替她诊脉……”

“白先生？”

“不错，就是泰康药铺中那位爱穿白袍的先生，赵四婶子还夸白先生把脉把得准呢，每次把脉之后，她都舒服多了。”

听到这儿，赵半成脸上的肥肉在轻轻地跳动，他的脸色也开始泛青！

韩小铮口中的赵四婶子就是他的第四房夫人，比他整整小了二十岁，长得美艳妩媚，撩人魂魄。自从娶了四夫人柳翠浓之后，赵半成便又是欢喜又是忧，整日对每一个可以接近柳翠浓的人虎视眈眈。这几天他已隐隐约约听到了一些风声说柳翠浓暗中与“泰康”药铺的白先生有染，他一直将信将疑，没想到今天得到了证实！

赵半成呆了好一阵子才回过神来，却见韩小铮一拱手道：“赵叔有事在身，我就不多打扰了。”说完，他与刘大鱼、李子木二人绕过那匹马，向花石城那个方向走去。

赵半成突然叫住他们，问道：“白先生答应我……我四夫人了吗？”

韩小铮点了点头道：“那还用说？白先生挺热心的。”赵半成牙咬得咯咯直响，口中却道：“好，好！”顿了一顿，又道：“你四婶病了也没告诉我，所以我一大早就往花石城赶来，听你这么一说，我哪有心思再去花石城？这女人咋……咋就瞒我呢？”

韩小铮笑道：“赵叔如此待四婶，四婶一定欢喜，说不定赵叔现在回去，四婶一高兴，病就好了。”

赵半成“啊”了一声，沉思半晌，一咬牙道：“阿铮，你不是要去花石城吗？”

韩小铮点了点头。

赵半成把手中缰绳往韩小铮手中一递，道：“拿着，你们就骑我的马去，你们三人轻，都坐一起也无妨，这一去四五十里，不容易。”

韩小铮赶紧往后退：“那……那怎么行？我骑了你的马，那你呢？”

赵半成一咧嘴道：“这儿回去才多远路？回来时别把它丢在那边就行了！”

韩小铮感激地道：“那……那多谢赵叔了。”

赵半成摇了摇头，便由来路往回走了。

待他走远了，刘大鱼兴奋地叫了起来，他惊讶地道：“你怎么知道他一定会把马交给我们呢？”

韩小铮笑道：“他现在一心要捉奸，能骑着马招摇过市吗？那样他的四夫人岂不被惊动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他正毛着腰躲躲闪闪往回走呢。”

刘大鱼“扑哧”一声笑了出来，道：“这下够那白先生与赵四夫人受的了。”

韩小铮冷笑道：“反正他们都不是什么好货，让他们狗咬狗去吧，若是今夜白眼猫真的去赵家，那就更好玩了。”

李子木却细声细气地道：“韩大哥说得这么活灵活现，连我都差点被你蒙住呢！”其实他比韩小铮还大上三个月，却一直叫韩小铮大哥。

韩小铮从李子木身上取下了一个小包裹，然后拍拍李子木的肩道：“好吧，你们回去吧，知道该怎么做了吧？”

刘大鱼道：“放心！”

言罢，便与李子木一道往回走了。

韩小铮这才打开包裹，里面竟是几件衣物！韩小铮提了衣物，钻进道路边上的一丛灌木中，待得片刻出来时，已将身上的衣衫换过了，现在的他，便活生生是一个阔家少爷了。

他掸了掸衣裳，然后学着别人斯斯文文地走了几步，忍不住得意地笑了，翻身上马。

策马经过一个小镇时，韩小铮进过一家杂货店和一家瓷器店，等离开这个小镇时，他的手中已多了一个方方正正的红盒子。

左家的名望果然显赫，韩小铮没费多大精力就找到了左家。

左家今日上上下下皆张灯结彩，丫头仆人穿梭来回，一个迎宾的中年汉子站在正门处对每一位来宾笑脸相迎。

韩小铮在左家红漆大门处翻身下马时，立即有一个与他年岁相仿的小厮上前牵住马，恭声道：“公子里边请，小的替你将马拴了。”

韩小铮漫不经心地“嗯”了一声，信步往左家院内走去，院内有不少人，但他都不认识，当他登过几步台阶后，便看到迎宾之人。

韩小铮定了定神，从容地向那边走去，那人远远地便绽开了他的笑容，当他看清韩小铮时，笑容突然有些僵了，他惊疑地道：“小爷你是……”

韩小铮大度地一笑，道：“我乃枯水镇赵半成不肖之子，家父近日身体欠安，不能亲来道贺，还望见谅。”

那人恍然道：“原来是赵公子！没想到几年不见，赵公子已是如此俊朗非凡了，赵老爷好福气！”

韩小铮谦然道：“大叔说笑了。”他将手中那只红盒子递上：“恭喜恭喜，家父略备薄礼，以表贺意。”

那人忙道：“同喜同喜，多谢多谢！”接过那只红盒子，觉得有些沉，心道：“这赵老儿倒肯出手，这么远的亲戚了，八竿子打不着的。”

口中却道：“赵公子请里边用茶！”

韩小铮施了一礼，便向里边走了去，他没想到一切这么顺利。

到了一个大客厅里，自有人端上香茗，韩小铮拣了个不起眼的角落，低着头慢慢品茶。

客人陆续而来，韩小铮自然不能在这儿坐得太久，他得起身让给后来的人。

走出客厅，到了后院，发现后院的人也很多。因为都是左家的亲友，所以不少都是相识的，几个人围作一堆在高谈阔论，倒也热闹。

若是往日，韩小铮定是不甘寂寞，但今天他却在一块石凳上坐着远远地听，宾客中像韩小铮这般年纪的实在很少，所以不少人都好奇地看他几眼，每当此时，韩小铮便很谦逊地一笑，那样子颇得人好感。

坐了一阵子，韩小铮觉得烦了，他还从来没有这么安分地坐上这么长时间呢，便在这时，他听到有几个人嚷嚷着去外头逛一逛。韩小铮心中一动：“我为何要这么干坐着？反正离好戏开场的时间还早，我何不出去溜一溜？”

这么一想，他再也坐不住了，赶紧起身向外去。

走出左家那扇厚厚的朱漆大门之后，他感觉一下子轻松了好多，连走路都不再有别别扭扭的感觉了。

他先是去赌坊转了一圈，出来时手中已多了十两银子，又到一家酒楼坐了半个时辰，喝了两斤花雕。

酒一下肚，他便有些忘乎所以了，脚步飘飘地到处乱逛。花石城他仅来过三次，每次都是打个转就走，没像今天这么踏踏实实地玩过。与枯水镇相比，这儿要繁华热闹得多了，韩小铮看啥都新鲜，不知不觉中已逛了好几条街。

他看着四周来往的行人，心道：“都不认识我？过了今天，你们便知道天底下还有我韩小铮这么一号人！”

正这么胡乱转着，他忽然觉得自己眼睛一亮。

怎么回事？

很快他便明白过来，这是因为他看到了好几个浓妆艳抹的女子，正在当街处纠缠过往行人。

虽然韩小铮小小年纪肚子里的坏水不少，但对这些青楼女子却是避而远之的，何况枯水镇民风尚属朴实，没有这样的风月场所。

韩小铮皱了皱眉，转身便走，却忽地闻到一股幽香，一个俏丽的女子已挡在他的身前了，正用一双风情万种的眼睛看他。

韩小铮又好气又好笑，心中暗道：“连我韩小铮你也敢拦？”但因为今日有事，他不想在这儿出什么乱子，所以他一侧身，想从那女子身边让过。

哪知那女子却一把抓住了他，娇声道：“小哥哥，你怕我吗？”

韩小铮一听这甜得发腻的声音，不由自主地打了个战，身上的毛发都竖了起来，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

他一边道：“我怕？你我素不相识，为何要怕你？”一边要挣脱女子，哪知反而被那女子像蔓藤一样缠住了，其他几个女人也“呼”地围了过来，“小哥哥小哥哥”地叫个没完，韩小铮听得双耳发麻。

他暗暗后悔穿得太过华丽，这种女子只要见你有钱，从十六到六十岁

的人她们全都会出手，韩小铮虽然才十五，但他人小鬼大，看去远比一般的人圆滑世故，所以被缠上了。

韩小铮见势不妙，赶紧掏出二两纹银来，往其中一个女子手中一塞，道：“放了我，放了我，你们香味太浓，我气都喘不过来了……”

众女子见他信手便掏出二两银子，更认定他是个极有钱的阔少。像他这么大的人很容易被人蒙骗，只要他在风月场中玩上一次，以后就可以放长线钓大鱼，从十五岁到五十岁，不知道能从他身上榨出多少银两来！

一个颇显丰满的女子攀着他的肩，红嘟嘟的小嘴几乎凑到他的脸上，哧哧地笑道：“看来你还什么都不懂呢，姐姐教你好不好？保证你会乐不思归……”

言罢，她更是笑得花枝乱颤。

韩小铮觉得自己有点不太对劲了，浑身热得难受，他紧张地看着四周，深怕遇见左家的亲友。

一个女子在他的胳膊上拧了一把：“是不是怕你娘看见？嘻嘻，男人就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对不对？”

韩小铮急得满头大汗，如换了在平时，他可以想出十条脱身之计来，可今天他不能让自己过早地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，那样一来，很有可能是一着不慎，满盘皆输了。

韩小铮发觉路上已有人开始观望这一出好戏，他不由暗骂：“奶奶个熊，咋就找上我？”心一急，他忙道：“别拉了，我去，满意了吧？”

他如同遭绑架一般地被拉进了花石城有名的青楼“春风得意楼”，他在心中切齿地道：“你们这不是引狼入室吗？今天就先把你们这儿搅个天翻地覆！”

想是这么想，其实他心里还是挺紧张，里边的莺声燕语，男女嘻哈浪笑之声让他头皮一阵阵地发麻。

几个女子唧唧喳喳地要把韩小铮往自己那儿拉，韩小铮不耐烦了，用力一挣，高声道：“你们这几个庸脂俗粉，公子我一个也看不上呢！”

众女子吃了一惊，没想到他小小年纪眼光却不低！

老鸨闻声而来，一脸谄笑地道：“哟，这位公子哥真是一表人才！难

怪我的女儿们这么疼爱你哪！我这儿国色天香有的是！公子哥你就慢慢地挑。”

她一转身道：“把花折子给这位公子拿来！”

立即有一个小厮送上一叠精致的折子。

韩小铮暗自嘀咕：“戏既然开始了，我就陪你们演下去！”

当下，他拣了一张折子打开，一看才知所谓的花折子就是把青楼女子的特征及擅长之技，写在折子上，旁边还空着一半画着一幅像，自然便是青楼女子的像了。

韩小铮看了一阵，皱眉道：“太瘦了。”

小厮赶紧又递上一张。

韩小铮看了一阵，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挺好的，可惜就鼻子低了些。”

小厮心中骂道：“就这么点年纪，口气倒像是大得能吹倒大牯牛！”

心中这么想，口中可没敢说，毕恭毕敬地递上了第三张折子。

这一张，韩小铮只看了一眼就扔了，他气愤地道：“我又不是来买母猪！”

很快，厚厚的一叠花折子已看了一大半，韩小铮还是没点一下头，不是说脸太圆了，便是说下巴太尖了，不是嫌这个单眼皮，便是怪那个招风耳。

小厮又气又急却反而更不敢说什么，因为越是挑剔的客人越得照应好，往往这种人是极为阔绰的。

他没有再按顺序把折子递过来，而是从中间抽了一张出来，交给韩小铮，恭声道：“这位想必公子会满意的。”

韩小铮皮笑肉不笑地道：“是吗？”他接过折子一看，不由真的有些惊诧于其中所描女子的美貌了。

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，韩小铮终于把折子递回去，他重重往后一靠，缓缓地道：“可惜……”顿了一顿，才接着道：“可惜笑得太甜了。”

小厮暗暗气恼，他想这不是存心鸡蛋里挑骨头吗？莫非他是来捣乱的不成？

当下，他的语气一下变得硬了起来：“若是公子你对她都不满意，那

么我们就招待不了你这样尊贵的客人了。”

韩小铮一把抢过他手中的花折子，道：“我还没看完，怎么就知道没有？”

边说他边飞快地翻着，突然，他的动作一下子停滞了，然后又往回翻，翻过两张，他便抽出了其中的一张花折子。

打开之后，他便愣在那儿了，目不转睛地看了片刻，方道：“她她她……是谁？”

他实在找不出可以对她不满意的方，这样一个天仙般的女人怎么会在这种场合出现呢？

小厮凑过身来看了看，眼中闪过一线惊慌，不安地道：“她是我们的段如烟小姐……”

韩小铮立即打断他的话道：“就找她。”

小厮为难地道：“她……她已有客人了。”

韩小铮冷冷笑道：“那为何还将这折子递给我？分明是戏耍我！”他的脸上已有愠怒之色。

小厮一急，说话磕磕巴巴了：“若是寻常……寻常客人来，都知道段小姐是由左公子定下的，自是……不会点段小姐，我……我一时疏忽，还望公子爷多多包涵……”

韩小铮一惊，追问道：“你说由谁包下？”

小厮神色一变，支支吾吾地道：“这……这自然是一位有钱的公子爷……”不知为何，他的额头上渗出了汗来，不远处，老鸨扫过来一道冷冷的眼光。

韩小铮心中一动，打了个哈哈，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我也就不插上一杠了。你们的好姑娘想必都住得要上好一些吧！”

“那自然是，像段姑娘、曲姑娘、柳姑娘她们就住的是二楼雅室……”大概小厮为了方才的事而有些不安，所以听得韩小铮如此一问，便说了一大通话。

韩小铮站起身来，道：“就曲姑娘吧。”

小厮道：“公子不是说曲姑娘笑得太甜了吗？”

韩小铮道：“将就着点吧。”一副老气横秋，精于此道的样子。

小斯哈着腰道：“那好那好，公子爷随我来……”

韩小铮跟在小厮后面向二楼走去，一路上听得两侧屋子里有荡人心魄的笑声与喘息嬉闹声，韩小铮一会儿觉得自己心跳很快很快，一会儿又觉得自己心跳似乎停了。

从一种暧昧的脂粉香中穿走一段时间，小厮终于在二楼一间房前驻足，轻轻地敲了敲门。

房内响起了一阵脚步声，然后门“吱呀”的一声开了，里边探出一张甜甜的笑脸，柔柔道：“公子你来了？”

那语气就像她与韩小铮早就熟识，不知为何，韩小铮的紧张心情一下子松弛下来，他点了点头，然后对小厮道：“你下去吧，没我的吩咐，不要来打扰！”

小厮点头悄然退下了。

韩小铮闪身进了屋，曲姑娘就偎依了过来，韩小铮干咳一声，道：“不是说你会唱吗？”

曲姑娘娇声道：“公子要听哪一折子戏？”

韩小铮一时想不出来，便道：“拣你拿手的唱吧。”言罢就往那儿一坐，一言不发。

曲姑娘心道：“咦，这小人儿倒还不好伺候呢！”当下她飞了个媚眼，咿咿呀呀地唱了起来，无非是些艳俗之词。

没过一会儿，韩小铮就烦了，他打断了曲姑娘的歌声，道：“别唱了。”

曲姑娘停了下来，用诱人的目光看他：“你要做什么我都会顺着你的。”

韩小铮道：“好，你会掷骰子吗？”

曲姑娘笑道：“掷骰子当然会。”

韩小铮道：“那我们就来掷骰子，谁若输了，赢家就可以问输家一个问题，你说好不好？”

曲姑娘的头倚在他的怀中，悄气细气地道：“其实我们可以玩更好的

游戏……”

韩小铮一脸板脸：“可我笨，我只会掷骰子。”

曲姑娘满脸不乐意地找来两粒骰子及一只瓷罐。

与韩小铮掷骰子，她当然是只有输的份。韩小铮先尽是问一些无关痛痒的东西，玩了十几把后，曲姑娘已是索然无味了，她晃着韩小铮的肩膀：“小哥哥，这多没劲……”她身上仅有薄薄罗衫，温软清香一同向韩小铮袭去，若是换了别人，早已魂飞魄散了，可韩小铮却是未解风情之人，刚开始有些紧张，如今却是毫无感觉了。

他往嘴里塞了一颗新鲜的樱桃，边嚼边道：“我花了钱爱怎么玩就怎么玩，哈哈，你又输了，这次，我要问你，段如烟是不是与你相邻？”

“好呀，吃着碗里看着锅里，你小小年纪心眼倒不小！”曲姑娘不依不饶地用粉拳捶着他。打情骂俏本是她们的专长，尽管对象是一个尚未谙世之少年，但她也一样不觉肉麻。

“说不说？”韩小铮道。

“不说，你要是喜欢她，又何必来我这儿？我看你是吃不着腥的猫，怕左公子却又贼心不死！”

韩小铮心中暗喜：“有了，又有‘左公子’出现了。”

当下，他故作漫不经心地道：“左公子有什么了不起？”

曲姑娘“扑哧”一声笑了，那婀娜的身姿一阵乱颤，半晌，她才直起腰来：“你呀，真是开玩笑，谁不知左家有权有势，左公子又风流倜傥？”

“呸！再风流倜傥，还不是被女人缚住了手脚？”韩小铮故意试探着问道，他想知道曲姑娘口中的左公子是否就是左之涯。

曲姑娘道：“这倒也是，也不明白他这么一个人物，为何放着那么多名门闺秀不娶，偏偏要去找一个乡下丫头。”

韩小铮暗叫：“有戏！”他沉住气，顺着她的话题往下说道：“说不定那丫头真是漂亮得出奇，左老爷子拗不过那小子，所以才同意了这门亲事。”

曲姑娘一点他的额头：“笨哪！恰恰相反，是左公子拗不过他爹，才同意这门亲事的！”